

泉

黄成达

(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)

她将热水器里所有的水都洗完了。

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——在雪国的冬天，热水是稀缺资源，更何况他家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，恰好撞上了持续一个多月的阴雨连绵，水箱里储存的热量只能维持几分钟的沐浴。

她裹着驼色的浴巾出来，匍匐的烟雾又给她披上了一层镜子似的。她走动，整个屋子就暖和了。她经过他，催促他去洗澡。

“可是亲爱的！哪里还有热水哇！”他想。

可他还是唯唯诺诺的点了头，拿起浴巾和换洗衣物朝浴室踱去。

“情侣间应该是要相互关心的，可她却这样自私。”他脑袋里突然冒出了这样的想法，马上觉得这种牢骚是不可取的，“可更重要的是要相互体谅和牺牲。水利万物而不争嘛！”

他慢慢的脱去了内衣，用双手搓了搓自己的胸脯。他扳开水龙头，看看还有没有一点残余的热水。事实是冰凉的水柱马上将浴室里的热气给冲刷干净了。

他用手指尖去探却条件反射似的缩回来。

“忍耐些，忍耐些...”他提醒自己，又把视线落到小便池上。一个许久没有清洗，腐迹斑斑的倒三角形挂壁式小便池，一点光泽也没有，还隐约散发着骚味儿，叫人生厌。

“忍耐些吧，忍耐些吧！”闭上眼睛，将冷水直接浇到头上。刺得他只打哆嗦。发束间盖着的热气立马被击穿，后脑勺像是被扯开，水珠溅到身体上，甚至能感觉到头上被带走的温度。然而，这种细微的温存在顺流而下的过程中也消失了，等到了脚趾上，就好像是一颗冰凉的钉子。“忍耐些！我是为了伴侣而做出的牺牲！不，不，不是她的错，我原谅她...”

他把头发都给濡湿，便挤了点洗发露搓了起来，头发像被翻出来的土，一丝丝的热量就是裸露在外的种子。真是冷极了。

到底他洗完了头，却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下去。

想到自己三天没有洗澡，今儿又因为这种状况而没洗成，就略微的嫌弃起来，这幅身体就好像是那尊小便池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不能怪他，甚至他觉得道理是站在他这边的。本来，他可以告诫伴侣，下次不要一个人洗的这么久，不过，他不想引起不必要的争论，他知道女人爱惜自己的身体是情理之中，为此他甘愿做一点牺牲。

于是他用湿毛巾擦拭了自己的背，腋下，阴部，和下体。裹上浴巾，仍瑟瑟发抖。

他突然发现小便池在盯着他看，小便池那圆滑丰腴的侧面，比例和谐的外围，好似一副中世纪的圣母像。

她看到他一副畏缩的模样，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：“是不是热水不够了。”他暗自觉得好笑，又有些微温，不过他还是回答：“还行吧，洗到后边就凉了。”

待他的头发吹干了，两人就迫不及待的滚起了床单来。

这天夜里风刮得更凶了，路灯的亮光都被冻得迷迷糊糊，玻璃片上爬上了一粒粒鸡皮疙瘩。天气只有一天比一天糟的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怪他身体黏糊糊的，为了去除因为肌肤之亲而残留的汗臭味，她又去洗澡了。出来之后，她抱怨他不该洗那么久，放那么久的水，弄得早上的水不暖和。可谁知道昨天她洗完之后根本没有热水了呢？这明显的诽谤弄得他有些不高兴。不过他还是默默不语。

白日里，他出了很多汗，回到家里，说什么也得洗洗澡了。

可是热水在早上就被她用光了。“烧一壶水吧。”他想。便走到厨房烧水。可一壶水连半张盆子都倒不满呀，这叫他犯了难。

“也许...啊，忍耐些就过去了。”

这一次他直接让冷水和自己的身体交融了，他痛得叫出了声。

“你还好吗？”她听到了，在门外头问。

“呃，没什么，只是滑了一下。”

为了适应，他把两臂夹在胸前，用手掌拼命的揉搓胸脯和大腿内侧，可无济于事，他觉得空气都被冻住了，又粘稠又沉重，只叫他喘不上气来。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器官都冷得收缩了。待到全身都沾了水，他便暂时关了水，将洗发露和沐浴露一齐涂上，为的是能一次性都冲刷干净。一抬手搓头，大臂就不由自主的抖了起来，接着两条腿也支撑不住了。

奇怪的是，他感到一股从内心涌上来的清福，这种情绪超越了人间的苦境，让他觉得现在不是在受着罪，而是在体悟着忍耐，牺牲，奉献的爱情真谛，他是为她能洗的舒舒服服，才不在她面前提这件事，来让自己承担的。“不去为小事争斗，我们的爱情就会永葆青春，当然，这必须要我的奉献精神...”这样的想法在他的脑袋里开始生根，渐渐的他觉得身体上所遭受到的寒冷已经不算什么了，这些水珠把他的精神洗涤干净，从而使他扛了下来。

这一对伴侣依偎在床上。

“啊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凉？”

“明知故问！”，不过他说出来的却是：“让你用来暖和我的嘛。”

“也许我们该换一个热水器，烧水的，或者是天然气的。”

“哪来的这么多钱！”，不过他又忍住了，说：“这波寒潮过去就会好些，明年冬天前我会购置一个新的。”

“诶，地上好多灰啊，更不要说厨房厕所了...特别是灶台啦，小便池啦...真恶心，好恶心呐！我们有多久没搞卫生了？我们要好好清理清理了。”她抱怨起来就没完没了的。似乎还在指责他，平日里疏于家务。

“你有洁癖你自己去做啊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呃，我说爱卫生蛮好的，不过你回家尽量休息，我自己来做就行了。”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马上改口。

不过一想起自己在浴室和小便池面面相觑，一股不适就从胃部席卷上来，他要自己不要再想小便池，可越这样就越加强了心理暗示，反而一丝不漏的形成了小便池的投影。

“小便池君接受了我们这么多排泄物，还是挺不容易的。”

“哈哈哈，你开玩笑也别这么恶心。”她压低了声音说：“说实话我很讨厌那个小便池，它只能给男人用，又那么脏，明年把它卖掉才好。”

这句话又忤逆了他，当初可是他为了追求艺术，购置了这个无用的小便池。他觉得自己身旁的这个女人毫无艺术细胞，只在乎眼前的琐事，不停地倾泻滔滔不绝的苦水。不像他，已经知道爱情的真谛了。事实叫他耐心点，再耐心点。

“喂，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马绍尔杜尚？”

“嗯...有点儿映像，是画《圣维克托山》的那位吗？怎么啦？”

他不能忍受了，她说的那位明明是塞尚嘛，不过他还是压了一肚子的气，慢条斯理的说：“呃，是那位创造《泉》的艺术家嘛。”

“我不懂...不如还是说说卫生上的事情吧，诺，还有哇，这个月的应缴电费还没...”

“咳咳，这个《泉》还真跟我们的卫生有关系呢，嗨，我为什么要买这个小便池？就是因为它的款式和100年前在巴黎艺术沙龙展出的，杜尚的大作，《泉》是一样的。”

他这样侃侃而谈，实际上他也不能知晓那个倒置的小便池有什么意义。单纯觉得很前卫罢了。

提到生活琐事他就烦躁，他满脑子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什么点线面啦，构图啦，色彩色调啦，基督教啦，以前他是幻想着爱情的，没想到今天爱情却是桎梏了。不过，他要做的就是忍耐，即使每一句话都隐藏着离心的讯号，他还是要展示他的诚意。一定不能争。

他们两个做了一次圆融完满的爱，醒来之后，他却觉得有些厌倦了。

往后的日子里，他继续任她洗上一个小时的澡，自己去洗冷水，洗得越多，他竟然变得飘飘然，充满优越感来，通过洗冷水澡这一又真诚又残酷的行为，认定了在这段两人关系中，他付出的占了上风。

有一天下了大雪，管道都要冻裂了，她却不远百里请来了装修师傅，将小便池拿掉，换上了马桶。他回家，瞧见被拽下来的小便池，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喂！你这是在干甚么？！”

“更新更新家具啊！你不能总把它留着，多碍眼呐！客人来了会很尴尬的。”他走进厕所，发现了新马桶，还是日式的，墙壁也用新的印花瓷砖贴了起来。

“厕所里边，又花了多少钱！！”

“你能不能不要问这些事情？”她有些为难了。

“我为什么不要问？你干的什么事情我都看在眼里不说出来！你就以为我就知道了，啊？”他来不及咽下一口口水，又接着嚷嚷道：“我知道灶台上的那些偷油婆是怎么来的，呀知道为什么我永远洗不上热水，还知道你都用我的白条购置了那么多化妆品，我的应付账款排到了明年都还不完，我更知道你背着我在外边胡搞！我都看在眼里，懒得和你争，现在你可以滚出去了！”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的火气，这愤怒来得太突然了。

“你这个蠢蛋！你简直不知道如何交流！闷在心里有意思吗？我简直只像你的芭比娃娃，让我感到欠了你，我知道你在洗冷水！你就是个蠢货！”说完她就摔门而出了。

“今天你可以尽情洗个热水澡！软蛋！”

他忽然一句话也答不上来，也不想继续思考什么了，他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。

他将小便池抱起来，倒放在浴室地板上，像杜尚的《泉》那样，然后他尽了全力蜷缩身子，把自己卡进了这个装置中，然后打开了热水，全身都暖极了。

他拼命将背和小便池壁相互摩擦，感受那一道道腐朽的黄色液体，觉得异常幸福。现在，他终于连最龌龊的事物都能够忍受了。